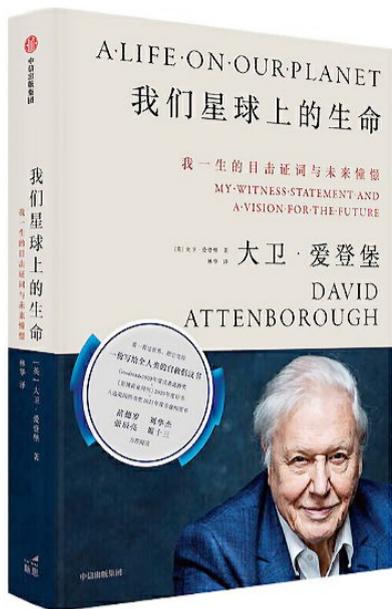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星球上的生命

林 颐

流畅叙事是行文的基本特点。简单地说,可大致等于“把自然还给自然”,我们熟悉的“退耕还林”就是方式之一。

爱登堡主张,重新野化大海。这方面的努力要从目前给海洋造成很大伤害的渔业着手。所有沿岸海域建立一连串禁渔区,形成网络。建立海洋保护区最合适的地方是适宜海洋动物繁殖的地方,包括岩石礁和珊瑚礁、水下海山、海带丛、红树丛、浒苔场和盐沼。应该让这些地方水中的生物尽情生长,捕鱼只应去邻近的海域。改变那些一刀切的捕鱼方式,比如拖网,实现可持续捕捞。工业化养殖手段同样要实现可持续,避免密集型的、急功近利的养殖方式,这给海洋造成的破坏和过度捕捞一样糟糕。

这些措施有很多取自卡勒姆·罗伯茨教授(《假如海洋空荡荡》的作者)。罗伯茨的著作作用详实的数据和追踪调查的产业情况指出了20世纪下半叶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渔民们拥有了更快的船、更大的渔网、更坚韧的材料、更精准的天气预报以及海床实景投影,但是每一项新的技术都不能保证今天的渔船可以比祖先们收获更丰,而只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压迫更深一层。

重新野化大地。禁止滥伐,退耕还林,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自然野生风貌。生态保护项目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当地社群充分参与增加生物多样性的规划并直接从中受益的情况下,积极的变化才能长期维持下去。肯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牧人吃野生动物,甚至容许野兽吃掉他们的少量牛羊,结果是这片草原的野生动物数量和自然环境都很好。黄石公园引进了野狼,事实也证明,顶级掠食者的存在,有利于生态循环。

若想实现野化自然,人类需要遏制自己的贪婪,让出更多空间。爱登堡的想法并非出于对人性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呼唤。爱登堡说,城市化未必就是环境保护的大敌。人口密集反而显示了实现可持续性的巨大潜力。好的城市规划,比如,有利于步行和骑车的道路,建设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利用地热资源等等,都意味着城市居民的碳排放量可以大幅低于住在农村的人。大城市与乡村野郊,已经开发的地域与必须留存的荒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竞争的,人与自然不是敌人。我们的城市,应该更绿色、更健康、更贴近大自然。

曾几何时,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而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观念的谬误。如何重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呢?

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出版)里,大卫·爱登堡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可能:实现可持续革命,推动重新野化世界,采取稳定人口的举措。作为简短的阅读札记,重点来看看“野化”。

什么是野化?爱登堡没有解释。《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是由该书和一部同名影片共同组成,不做多余停顿的

我很喜欢作家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相遇是一种美好的缘分,我在14亿多人中能够遇见作家冯国平老师,就是一种难得的遇见。

我与冯老师初次遇见,是一次偶然的工作接触。2019年11月,我从县教师进修学校调到盐源县民族中学不久,因为工作之便,我们初次相识于盐源民中。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儒雅、谦和、清雅脱俗的学者形象。

在后来的交往中,我逐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在一次电话里,我告诉了他我的业余兴趣爱好。当他得知我喜欢读书写作时,叫我把文稿发给他,如果稿件质量好,可以帮忙投稿给相关的报刊。说实在的,虽然我平时喜欢写作,但只是小打小闹式的业余爱好,做梦也没有奢望文章能在报刊上发表。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2020年4月的一天,把一篇有4000多字的散文发给了他。出乎意料的是接到冯

最美的遇见

陈春海

国平老师的电话,经他编辑我的散文在某报副刊刊登了,并将电子版发给了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就像小时候过年一样,兴奋了好几天。

在后来的交流中,冯老师对我的写作帮助让我感动万分。

女儿从小受我的影响,喜欢读书、写作。她上大学后,经常在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些散文及诗歌。出于父亲对女儿的肯定和鼓励,每当她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我都会替她在朋友圈里进行分享。

稿子投给冯老师,他一样认真编辑我女儿的文章,先后把她的多篇散文向多家报刊投稿。女儿的文章质量打动了素不相识的编辑们,最终在几家报刊发表了,让我和女儿十分高兴。女儿也因此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大大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在读大三时,她编辑出版了一本16万字的文集,作为大学的创作成果,受到了学校的表扬。

冯老师具有的教育情怀,让我对他的敬重油然而生。2021年5月,他和另外两位作家受邀到学校为文学社社员开展文学讲座活动,让学生有了一次与作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让文学的火苗在民族地区学生的心中熊熊燃烧。

半生缘,其实就是一生。回想起我人生的过往,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我际遇了好几位热心帮助我的人,让我有了今天的成长。我和冯老师的交往,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在我心目中,他是心甘情愿热心帮助我的老师,是我和女儿在写作路上的领路人。

两年来,我的文章陆续发表,我也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盐源的秋》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学校的高中教师把这篇散文作为语文课堂教学的范文。

泰戈尔说:“最好的缘分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是的,相信有缘的人兜兜转转就会在生命的转角处相遇。”在人生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愿以文字为纽带,惜惜相守,拨动生命永远的琴弦。

从大学毕业到找工作,已有两年没回家了。下了长途汽车,望着渐渐轮廓清晰的村庄,我内心无比激动,不仅是能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还有我的忘年交。

也不知道和他是如何成为忘年交的,只记得他那时经常到河边放牛,我也经常到河边找他。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好朋友、忘年交。现在回想起来,让我着迷的应该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而我让他欣赏的也许是我他忠实的听众。他为保家卫国毅然离开新婚妻子,在战场上留下无数伤疤,每

忘年交

王书明

个伤疤都有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他自己抑或是他倒下的战友。他带着无数荣誉和战功归来,后来他放弃了国家给他安排的工作,回到村里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儿子成人后,给他买了几头牛,他就成天赶着牛到河边,和牛儿自言自语,直到有了我这个忠实听众。

在我眼里他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他讲得最多,但从未提及过他的婚姻和家庭。他的事我也有所耳闻,自然不会往事重提,我们在一起谈论的除了战场上的故事,还有就是我的学习、我的三观。

上高中后,由于离家太远我很少回去,见面机会自然减少。但每每回去我都到河边找他进行“高谈阔论”,和他说了很多琐事和心里话。上大学后,离家更遥远,当时村里几乎不通邮,只是寒暑假回去了见上几面。还是那些话,那些故事,他还是津津乐道,我也是不厌其烦地聆听。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

草皮

王行水



背负着域外的名声叫马尼拉草
许是早年通过水上丝路
爬上华夏热土
作为人们俗称的草皮
你居然在皮下顶出骨来
内心里向往着茂密的森林
努力生长的态势
像是每一个细胞都充分张开
从细小根须里鼓出的氧和负氧离子
让巍峨雪峰山微微颌首
让大湘西脸色红润
不起眼的生命在地球上容易抱团
在抱团中展示自我也影响大自然
你常常呼朋引伴
汇聚得浩浩荡荡
辽阔苍远,跌宕起伏
构筑出一幅发展的绿色沙盘
生态地勾勒出内心的壮美与梦想
规划和预示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对一颗小草还真的不能小觑
你以一草之力
呼应了人类绿色生态相连

雾与湿气

黄 勇

雾,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笼罩在山顶,缭绕在山间
更是盘旋奔涌在山谷中
不知是雨雾还是云雾
整个景象有如仙境
我很期盼神仙会突然从雾中
飘然而至,伸出手说
来吧,我带你去开开眼界

进入宾馆房间后
发现地板上有一滩滩的水渍
以为是刚打扫房间拖了地
服务员说,是湿气太重所致
躺在有些潮润的床上,我在想
神仙们长期生活这样的环境中
会不会患上风湿病



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我变成了大人,他却成了年幼的孩子。

走进村口隐约听到送葬的哀乐。送葬队伍越走越近,我有些好奇和不安,当送葬横幅上的名字映入眼帘时,我不禁全身抽搐,跌倒在地。

多年来我没有刻意地想念你,在我内心深处却是深深难忘。如今村口相遇,却是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东坡吊唁的是亡妻,而我思念的是故交!